

感性系列

爱是包容
爱是忍耐
爱是不记恨
爱是永不止息的去爱



等待春天

〔台湾〕杨小云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描写了两个少女的爱情遭遇和血泪故事。

出身于台湾南部乡村的林玉和美华都有着辛酸过去。林玉父亲迷溺赌博，欠了巨额赌债，被逼卖林玉与赌场主持人黑狗为妾，黑狗贪狠淫秽，对林玉进行种种变态折磨，林玉终于鼓起勇气逃到台北，在一家工厂做女工，结果与老板李凡发生了真挚而炽热的爱情，但由于黑狗的存在，使其爱情蒙上了一层层阴影……

美华为摆脱苦难的过去，迷于物质的繁华，在坏人引诱下失足落水，干起了卖淫的勾当，一次次遭到凌辱、欺骗，幸遇大学生吕明，不计前嫌热炽而羞怯地爱上了她……

作者文字饱满流畅，玲珑如诗，巧妙灵动。

毕业典礼的仪式，已经接近了尾声。

司仪高亢的嗓音，透过麦克风报出：“颁发成绩优良奖。
……夜间部服装设计科：林玉，……”

掌声中，林玉激动得全身发抖，两条腿几乎撑不住自己四十八公斤的身子。深深吸了口气，把情绪圈好，随着前面同学，朝礼台走去。

台上的灯光好亮，校长的眼睛像一面折光镜，映出了自己涨得发红的脸。站好，行礼，校长将一个系着红丝带的纸卷递到她手上。一霎间，她的眼中有刺痛感觉，视线模糊了起来。不能哭，她大声命令自己，在这个时候，绝不能出丑。死劲眨着睫毛，围住了即将泛滥的泪水。站回行列时，她已逐渐将膨胀的心绪稳了下来，眼睛在礼堂内仔细地转了一圈。没有，没有她渴盼的那张脸。不放心，再认真地朝来宾席上望去，还是没有，全是些不相干、为别人而来的人，没有他，没有她想见的他。一股失望的巨痛向她袭来，使她一下子变得兴味索然。他没来，一切还有什么意义？四年的苦读，优良的成绩，精心设计的礼服，多日的盼望，在这一刻，全化为乌有，来宾中没有他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

开始唱毕业歌。悠扬、微带伤感的曲调在礼堂内扩散开来，林玉的心随着音符迷迷茫茫的在半空中打转，找不到一处停歇的定点。

他为什么不来呢？

那天，拿着学校发的邀请函向他请假时，他不还说：“我可以参加吗？”

“欢迎。”脸垂到了胸口，内心里涌着成筐成篓的话想讲，却一句也吐不出来。

他应该知道我愿意将今天的荣耀与他共享。他也应该晓得，在许多的时候，言语往往是多余的，不是吗？在他合上帖子望向自己时，一切的应允，不已经由他眼中流露出来？

可是，他没有来。

早上在校门口，望眼欲穿的等；临进礼堂时，仍拼命四处张望，看着礼堂厚重的大门关上时，那感觉就如同夹去自己心上最后一丝希望。

虽然明知不可能，她的两只眼睛仍然用劲地在台下搜索着。

歌声停了下来，在“礼成”声中，穿着白色毕业礼服的毕业生列队步出礼堂。

他可能等在外面。林玉迅速地抓住这个闪起的意念，心里再次鼓起兴奋的气泡，一连越过好几位同学，奔向前去。

六月的阳光，泼洒得满院子一片光灿灿，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人群伴着一袭袭白礼服，每个女孩子都像公主般地被围簇着。

他呢？

林玉站在礼堂外的石阶上，用奖状遮着额头，睁大了眼睛四下张望。

该来了吧，会不会是忘了带照相机，又折回去拿？

照相机？昨天临睡时，美华还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明天我去

给你照相。”

“不用，”林玉心头一惊，急忙地解释道：“天那么热，不用麻烦了。”

“是不是约了别人？”美华拿她那双涂得蓝汪汪的媚眼，直勾向局促不安的林玉。

“没有。”说这句话时，林玉心上闪过一个影子，带起一阵甜甜的涟漪。

还真是让自己说中了，没有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眼前缤纷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有伴，唯有自己，张皇得找不到目标。

围着校园已经绕了三圈，再回到礼堂门口时，整个人都虚虚晃晃的，额头上聚着珍珠大的冷汗，顺着发烫的脸颊往下滑。

他是真的没有来。

拖着两条软稀稀、抖索索的腿，林玉走向实习家庭旁的一个池塘边，将自己疲惫的身子，往石头上一放。手一抬，狠命地将那张未曾打开的奖状扔进水池里。

纸卷浮在圈圈涟漪上，却不往下沉，一如她想丢弃的懊丧一样，紧紧贴在她心瓣上。她久久凝注着水池，猝然地，那些久已远去的古老记忆，在毫无防备之下浮了起来。

低矮的红砖房里，一年四季都飞舞着硕大的绿头苍蝇。没有天花板的屋梁上，吊着一盏四十支光的日光灯，厚厚的灰尘，使原本昏暗的光晕，变得更晦冥。垂着开关的电线上，沾印着层层蝇粪。惨淡的灯圈无力地照着黑污水的水泥地和一屋子灰朴朴的破旧桌椅。

母亲的脸色，即使到现在，仍然给林玉极大的压力。在母亲那只黑褐色的眼睛中，仿佛没有丝毫感情，也没有怨恨和

不满，像两潭死水，让人看了心里发寒。从小，林玉就不敢向母亲撒娇或提出任何需索，但是在内心深处，她仍然像幼苗渴望阳光般地贪求着母亲的关爱，直到发生了那件事后。

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站在学校礼堂上领取模范生奖状，眼睛在人群中看不到母亲，第一次尝到了强烈的失望滋味。

躲在校园的池塘边，她将手里的奖状和奖品全扔进水底。泪眼模糊中，心里兴起一股陌生的悲哀，因为直到现在，她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贫乏。她没有一样属于自己的玩具，没有一件完整的文具。这些，她都可以不在意，可是，她和别人一样有父有母，却得不到父母的疼爱。

擦干了泪水，扑去裙子上的灰，她冷静地告诉自己，任何事都不需要哭，眼泪只属于那些有人疼爱、受父母重视的孩子；而她在父母眼里什么都不是，即使被爱的权利都没有。

从那以后，她学会了沉默，学会了母亲的漠然。在不知不觉中，她那双深幽的眸子中，罩上了和母亲同样的冷漠。导师就曾望着她说：“很少看见一个孩子的眼神里，流露出像你这么浓重的忧郁。”

可是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在那坚硬的外表下所埋藏的是一颗多么脆弱的心。

只为了他没来，就把自己弄得这样恍恍惚惚，连藏在止水下面那些淤积的东西，那些陈腐的童年，那些如鬼魅般的往事，那些已被她摔掉多年的过去都被掀起。只因为他没来？

不，不要这样，林玉愤然地甩甩头，我不要再回到过去的阴暗时代，不要，永远不要，不要轻易让自己被打倒。

站起来时，才发现偌大的校园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人

了。她快步走出大门，正午的阳光蛮横地贴着她每一寸皮肤；眼前这条走了四年的路，竟变得绵延不尽，遥远又漫长，像永远走不到尽头一样。

回到士林的家，她几乎是爬着上了三楼。雕花门外，斜歪着一只男人尖头黑皮鞋，啊！他来了？会是他的鞋？林玉那颗已经冷却的心，又猛然地震动起来。抖索地在皮包里摸出钥匙，插了两次才塞进门锁内，待要转动时，竟发现里头没锁。

迎面扑来一股子挟着烟味的冷气，美华那张未加色的圆脸，望向一脸愕然的林玉。

“是他吗？”美华咬着林玉耳朵问。

“谁？”林玉屏息着反问过去。

“你那个——”美华轻佻地挤挤眼，拿手肘撞着林玉。接着说：“看起来不怎么样嘛。你们谈，我还要去睡。”

提着心，踩着冰凉的大理石地，横过沙发。当林玉的眼睛触及半倚半躺在沙发上、斜叼着烟的那个男人时，只觉得“訇”的一声，像火山爆发般地几千万个火星迸散在眼前，滚烫的岩浆流了下来，炙热地烧灼着她。如同被抽去筋骨般，身子一软就跌进椅子里。

“怎么……是……你……？”

“是我。”男人粗短的眉毛往上一挑，乌黑如锅底的脸上，像月球表面般地坑坑洼洼，每个坑洞内都堆满了邪恶的暗光，两颗诡谲如老鼠的桂圆眼，放肆地在林玉身上转着。“没想到吧？”他说。

“是没想到。”林玉由牙缝中冷冷地挤出内心极度的厌恶，“有事吗？”

“嘿，嘿！”男人将半截香烟死劲在烟灰缸里扭挤着，乌紫的厚唇扯向耳根，露出咖啡色参差不齐的大牙干笑两声，右手往大腿上一拍，“真是说得像唱歌一样。你当我是吃饱撑的，大老远到台北来观光哪？”

“说！”林玉的口气又冷又硬。每当她内心激动到顶点时，她总会露出个性中最坚韧的部分，她分不清这是一种本能，还是在环境和现实下历练出来的结果。她笔直地望向对面的那个男人，还是那双令人反胃的眼睛，还是一样充满着猥亵、污秽般的恶光。

“妈的！真是反了！”男人霍然由椅上跳起，厚大的手攫住林玉纤细的手腕，将她整个人提了起来。喷着烟臭的大嘴，直冲向她，口水像雨珠般地溅了她一脸，“你他妈的竟敢命令老子，找死！”

语声未落，他左手反抽，一记清脆的耳光掴在林玉苍白的脸上。这一掌，震碎了使她忘记痛苦的茧壳，许多惨烈的回忆一涌而起，汇成一股狂暴的怒流，她狠毒地瞪着眼前的男人。

“噢？你这个人怎么随便动手打人哪？”美华披了一件睡袍跳出来，指着男人尖叫着。

“老子修理自己老婆，你他妈的少管。”

“老婆？你说林玉是你太太？”

“花二十万买来的老婆。”

“林玉？”美华满脸狐疑地转向被扔回椅子的好友。

林玉没有回答，只是呆呆地注视着美华，泪水沿着她泛白的上唇滑下来。她的视线越过美华的肩膀，投向竖在墙角落地大花瓶里的几支干燥玫瑰上，那束花是去年她调升设计

部副主任时，他送的。花枯了，她仍一直舍不得扔掉，特意挑出几朵，经过风干处理而留了下来。他到底有什么事不能来呢？

“想跟我黑狗来硬的，呸！门都没有！”男人朝墨绿色大理石地上吐了一口黏痰，短袖赭红麻纱衬衫内，颤着一身肥肉。趿着拖鞋，来来回回地在六坪大精致的小客厅里踱步，将那一小滩黏痰拖得四处都是。

美华眉头紧蹙，退到窗口高吼着：

“喂，胖子，你倒是有话快讲，有屁快放，少在这恶心人。”

“嘿嘿，”男人收住了脚，轻浮地打量着裹着睡袍的美华，歪着嘴说：“台北的女人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，够味，真够味。”

“少放闲屁！”美华倚在林玉坐的沙发椅的扶手上坐下，一只手搁在林玉肩膀上。

“我来要人，讨债！”男人的话是朝着美华说，一双阴私狡猾的眼睛却盯着林玉。“当年你老子欠的二十万，如今利上加利，再加上他这几年来向我借的、欠的，一共嘛——是五十万。”

林玉紧咬着嘴唇，压住万箭钻心般的巨痛。过度的惊震，使她喉头干得发不出声音。

忽然，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袭上心头，想用刀刺穿这个男人的胸膛，直捣入他的心肺，戳得鲜血淋漓才痛快。

耳边男人粗哑的声音再度响起。

“不还也行，还是老办法，给人。”

林玉一抬头，只见黑狗那张透着油光的大脸，朝她极暧昧地一笑，顿觉毛骨悚然。他的腔调滑腻得一如他头上的发蜡。对方眯起眼继续说着：

“现在的林玉可不比七八年前那个缺油少肉的小女娃啰，够劲，哈哈，一定够劲！”

说完纵声狂笑，那笑声含着一种比刀还锋利的侮辱。一双小眼睛陷在多肉的颧骨里，涨满了肉欲的火焰，狠劲地将林玉浑身上下搜了个够。

忿怒的火苗在林玉胸中飞窜，她强挥着手没让它们吞噬自己的理智。舔了下有血腥味的下唇，她憋着气，一个字一个字说着。

“我还钱。”她说得那么硬气，仿佛是机器拍打出来的一样。

“林玉？！你？”美华叫着。

林玉的脸白得像漂过的尸骨，由椅子上站了起来，脸上带着一副如钢铁般的坚决神情。

“一星期后。”

“可以。我黑狗做事一向干净利落，一星期后我来拿钱。”男人用力拍着大腿，也站了起来。“不过，拿不到钱的话……”

“我跟你走。”林玉面无表情。

“好！痛快！”黑狗的嘴又向耳根扯去，凑近了雕像般的林玉，想在她脸上捏一下，却被林玉用力摔开。男人也不生气，只嘿嘿两声自顾嘟哝着：“我看你呀，还是趁早收拾收拾跟我回家去算啰。”

“滚！”

男人移步至门口时，忽然又转过身来，极其暧昧地说：“我忘了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家那个凶婆子上个月死啦。这次……就是咱家老大啰。”

“滚！滚！滚！”林玉闭着牙齿低哼着，声音虽低，却含着极强烈的恨意。

奋力关上门，霎那间，林玉的心停止了跳动。然后有一种奇怪的恐惧在胸口跳着，使她一脸的怒气，忽然变成全然的悲哀。她木木然倚在门墙上，像一片枯萎的树叶。

“林玉，你不要紧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五十万？”

“我会想办法。”林玉闭着嘴说。慢慢地向卧房蹭去。她要躲回房里，因为她知道，若是再熬住不哭，她的心房就要撑裂了。

笃、笃、笃、笃的敲门声持续地连贯着，涨得林玉耳膜发痛。

“林玉，你开开门嘛！”

压抑的啜泣声。

“我已经在外面站了快一小时了啦，真要把人给急死了。”静。

“林玉，我这个人不会讲话，可是，你要知道就凭你我之间这么多年来相处，加上共患难的交情，有什么问题不能对我说？”

趴在床上的林玉，慢慢收住了眼泪，坐了起来。

“开门哪，林玉，快点，快点！”

门被拍得震天响，美华的声音中透着超过忍耐的急躁，一双趿着皮拖鞋的脚，跺得蹬蹬响。

林玉擦去最后一滴眼泪，整理一下揉成一团的软缎礼服，

轻轻扭开门柄。

像一股旋风，美华抖着她两个胀得要撑破睡衣的乳房，跳了进来，青白脸上的两只大眼睛，直溜溜地滑向林玉，一屁股坐在铁床上。

“你哟，真是。心脏病都要被你急出来了。”

“我没事。”

“还说没事。来台北快八年了，就没看你哭过，会没事？骗谁。”美华的声音尖细，一张圆脸上，除了鼻子外全像蚯蚓般地扭舞着。

林玉嘴角露出一抹若涩的笑靥，凄凄迷迷地。她望向好友那一身因吸收过多男性荷尔蒙而显得丰满的肉体，经年不见阳光的白皮肤，隐在薄纱下那双修长的腿，怎么也无法和当年自己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土气十足、纯洁天真的小女孩叠印成一体。眼前的美华，是性感的、成熟的、开放的；唯一没有被时间磨去的，是她那颗充满友爱的心。现在，在她那双不再闪着清澈光芒的大眼睛中，林玉读到了真正的关怀，狠狠地攻进她防御的破绽。

“美华——”鼻子一酸，眼眶又热了起来。

“那个臭男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从来没见过那么讨人嫌的人。”

“他——”林玉吸了口气，刚刚稳下来的心湖，又开始翻腾，还没开口，声音就哽住了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今天我们先不讲这件事。”美华右手中指和拇指一拨，拍的一声，捏出清脆的声响，这是她做决定时的惯有动作。

“都快两点了。走，我请你吃饭庆祝你毕业，我们好好干

几杯，喝它一个痛快。”

林玉的臀部依旧黏在椅子上。

“走啊！我去穿件衣服就来。”

望着美华跃出房间，林玉的心又揪成一团。

他为什么不来？黑狗又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五十万，爸爸，你又送了一个定时炸弹给女儿。五十万，五十万，相当于五十吨炸药呀！

将写着“替我请两天事假”的纸条，搁在方型小茶几上，林玉提着旅行袋，坐上往高雄的第一班国光号。

公路班车、客运车，行行复行行，越往前走，林玉的心越沉重。随着一个村妇跳下车门，立即被炙热的空气密密贴住。靠在站牌的候车亭边，她有着陌生的迷惘，久久不能移动脚步。

在梦里出现过上万种返乡的情景，就没有一种像今天这样，曾经思念得彻夜难眠的故土，一旦真正面对着它，又有着难以言喻的空泛感。变的是自己的心境，还是四周的景物？

走在发烫的碎石路上，竟有着举步维艰的感觉，汗水沿着脊背往下滑，一件纯麻白衬衫，像水蛭般紧贴在背上。

等她走过一大片香蕉园，站在土灰的矮墙外，望向一群群鸡鸭，嗅着阵阵腥臭的热风时，两条腿竟不受控制地哆嗦着。

瓦房破旧依然，在阳光照射下，更显出它的衰败，仿佛已经倾倒了一半的样子。及腰的栅门歪歪斜斜地搭在石柱上，像一个衣衫褴褛、身经百战的老兵，尽职地守着自己的城堡一样。

忽然，一阵熟悉的嘎嘎声流进耳膜，林玉的心猛地往上一提。那声音，多像母亲那台老旧的缝纫机。

她移动着脚步，贴向门槛，将视线投入室内。紧咬着舌

头，才没使自己叫出声来。那个坐在灯下，低头踩着缝纫机的女人——有一种遍体瘫痪的酥软传遍全身。

像受到感应一样，里面的女人抬起头来。

“姐——”惊喜、意外、困惑，将那张瘦削的脸撑得好大、好亮。

“是你，林美。”林玉嘘出一大口气，“我还以为是——”她吞下了母亲二字，开始为自己的荒唐而好笑。

“姐，快，快进来。”女孩认真地笑，笑得一脸的线条都弯了起来。

“爸呢？”林玉试探着问，望着黑漆漆的室内，有一分犹豫。

“出去了。”林美简捷地回答着，语调里充满了厌恶，仿佛这是她此刻最不愿谈到的问题。

将站在阳光下的林玉，拉进了阴暗的房屋内，让她坐进室内唯一的一把四肢完整的藤椅上，由铝茶壶里倒出一杯冷茶，递到林玉手里，拿张小板凳，倚着姐姐坐了下来。

“姐，我……你，太想不到了。你回来了，真好，真是太好了，我们都好想你……”林美肚子里的话，像戏院散场的人群，都急着往太平门涌，完全失去了条理和秩序。

“妹妹，”林玉将粗陶茶杯放回脱了边的藤桌上，爱柔地拉起妹妹的手，认真地望向她。心头又是一惊，妹妹脸上的线条，眉宇间的神情，竟然和过世的母亲完全一样。她承袭了母亲那种如雕塑般的特殊轮廓，还有——那种不该属于她的——苍老。林玉脑子里倏然掠过在毕业典礼上，那一张张明亮的、漾满青春气息的脸孔。一股巨大的凄怆立即涌上心田。妹妹比自己小三岁，今年是——二十二岁。可是，眼前

这个女孩的一双眸子中，却找不到一点点生命的热力。

“姐，”林美小心地望着陷入沉思的姐姐，“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林玉的心又是一惊。妹妹不但容貌像母亲，即使连那份敏锐的观察力也完全一样。她吸了一口气，稳住自己情绪，然后用最平淡的语气说：

“黑狗昨天到台北来找我。”

“啊……？”

这次受震撼的是林美，她由矮凳上站起，趿着草绿塑胶拖鞋的脚，来来回回地在粗黑的水泥地上踱着，刮出一条条白痕。两只手交互的搓揉，脖子上的血管一根根凸了起来，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。

“这个鬼，这个魔鬼真不是人，真不是人……”

“妹妹，坐下来，”林玉双手按住林美微微颤抖着的肩膀，尽量使声音放稳。“他来要债，五十万。”

“啊！五十万？”妹妹像钉子般钉在神案桌前。背后贴在墙上那张褪了色的观世音像，眼睑半闭，露出同情、谅解的神态，一种熟悉人们的愁苦、又疏又亲的眼光，冷冷地俯视着立于昏暗中的两姐妹。

望着脸色泛白的妹妹，林玉心头有着歉意的扭痛。这件事或许不该让她知道，徒然增加她的负担之外，对整个事件会有多少助益？自己这样毫无目的的赶回家来，为的究竟是什么？想求证那笔庞大债款确实性？想弄清楚黑狗是怎么找上自己的？还是——回来对父亲的不负责态度加以否决和抗拒？即使回到家里，我能做什么？

环视着露出土灰、竹片的墙壁，终年阴暗潮湿不见阳光

的客厅，很难想象当初盖房子人的用意，在全省阳光最强的地方，竟然有这样一间阴郁的砖房。那条日光灯的开关线，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，全被黑渍渍的蝇粪层层罩住，变成又粗又黑，只剩下垂在底端一个磨得发白的圆锥型按钮。时间的堆积，只有使债务越来越多，一如那条不胜负荷的电线。

突地，林玉听见妹妹大吼一声：“我去叫爸回来问个清楚！”

“妹妹，”林玉急忙拽住像加足马力的火车般的林美，半命令、半哀求地说：“不要去，不要。”

“我要问问爸，他到底有没有天良，为了赌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先是害死了妈妈，后来又是姐姐你。当年就该让黑狗削下他的耳朵喂猪……”盛怒中，尖刻的字眼，不受控制地由林美那张弧度优美的嘴唇中迸出。

“妹妹，不可以这样。”林玉的心被揉成一团，一时间，许多错综复杂的思绪在脑子里相互撞击，恍恍惚惚，似真如幻，像一缕轻烟，挟着她转进时光隧道，看得见的，还是那条堆满粪便的电线，那张无动于衷的观世音像，还有……

瘫在地上缩成一小撮的父亲，旁边是口嚼槟榔一只脚踩在神案旁高凳上的黑狗。

“求求你，黑狗老大。再宽限我几天，我一定还，一定还……”

父亲蜡黄的脸，畏畏葸葸地缩在黑狗脚边，干涩的眼中，流露出乞怜、卑微的光，两只终年操劳的手，不停地向歪嘴斜眼的黑狗作揖。

“再宽限几天？妈的！老子开的是赌场不是救济院。大家